

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浮云

李骏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浮云

李骏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云 / 李骏虎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4

(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9945-6

I. ①浮…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4935 号

书 名 浮云

著 者 李骏虎

策 划 黄孝阳

责任编辑 汪 旭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45-6

定 价 3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唐·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目 录

上 部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9
第三章	13
第四章	19
第五章	23
第六章	29
第七章	36
第八章	43
第九章	47
第十章	57
第十一章	67
第十二章	74
第十三章	82
第十四章	91
第十五章	97

第十六章	103
第十七章	110
第十八章	117
第十九章	123
第二十章	131
第二十一章	137
第二十二章	145
第二十三章	154
第二十四章	163
下部	173
第二十五章	175
第二十六章	186
第二十七章	193
第二十八章	200
第二十九章	210
第三十章	220
第三十一章	229
第三十二章	233
第三十三章	240
第三十四章	246
第三十五章	251

第三十六章	259
第三十七章	270
第三十八章	281
第三十九章	286
第四十章	293
第四十一章	298
第四十二章	305

上 部

第一章

晋南的风俗，成亲那天早上，新郎出发去接新娘前，要在家吃一大碗拇指肚那么大的小饺子，一边吃着，一边还有那爱热闹的邻居和亲朋给数数。能吃多少个，决定着夫妇俩能好合多少年，所以好心的婶子大娘才把饺子做那么小。这些年没人信这个了，新郎张伟抱着一碗饺子，旁边劝吃的人说法也就变了：“娃，多吃几个，饺子耐饱，能顶一天的饥，到了人家那边可要逗你喝酒哩，饭肯定吃不到正经地方。”

这一切让张伟觉得亦真亦幻，仿佛只在一夜之间，该来的都来了。

女大不中留，当爸爸的终于拗不过女儿，暗战到第五个年头上，“岳父”老钱到底同意张伟和女儿钱燕结婚了。

钱燕从县城打电话到省城，给张伟通报胜利的消息，幸福的

来之不易让她泣不成声。张伟冷静地安慰着未婚妻，请她家里帮着择好黄道吉日——这本来是男方的事情，可一辈子打“土疙瘩”修地球的父母习惯了听儿子的，张伟索性就把这个权力让给了县城的岳家。入乡随俗，很快，两家父母张罗利索了，张伟也没惊动文联领导请婚假，更不打算在省城请客，只向杂志主编请了两天事假，加上双休日连皮带毛就四天，跑回老家去结婚了。

一下火车，他直接去了县文化局，没来得及印喜帖，口头邀请局长参加自己的婚礼，局长常蒙他在杂志上发表些吹嘘文化建设的文章，也帮过几个小忙，就紧着问他是不是需要用车，张伟就坡下驴，委托他找五辆红色的桑塔纳。当时排场的婚礼用车已经是“广本”了，张伟知道文化局长没什么大行情，找“广本”实在是为难他，只说要红色的桑塔纳，图个喜庆吉利。局长满口答应，表示届时会带领县城的文化界人士前去恭贺云云。

黑里透蓝的东天才刚渗出一点白，张伟妈刚刚刷完尿盆进了屋，他爸正把着扫帚扫院子，包揽红白喜事“理事会”的大厨张呆子就骑着摩托车来了，“嘟嘟嘟”地停在大门里的影壁前面，答应着张伟爸的问候。张呆子走到糊着黄泥的大铁炉子那里，把一根铁通条垂直地插进火里去，狠劲地摇着，听见那些烧结架空的焦炭“轰隆隆”地从炉子里落下去，一股烟灰冲天而起，张呆子连忙避开，等着烟尘落定，红色的火光就从炉口映红了他黑黄的瘦脸。张呆子骂着“理事会”给他打下手的那些人“懒得抽懒筋哩，天早亮了还不来”，一边蹲了下来很行家地从炉子下面往外掏着死灰。

两个择菜洗碗的年轻媳妇骑着自行车一路说笑着进来，也把车子支在影壁前面，看到张呆子，都挽着袖子走过来，一个去翻腾昨天买好的菜蔬，一个端出一摞搪瓷脸盆来准备着泡粉条、海带，好给一会儿来帮忙的人做烩菜。张呆子倒不骂了，指责她们：“这是头一回啊？连个头尾也搞不清了，还不先坐上锅烧开水！那两个呢，还在床上挺着？！”

“那两个”就是张呆子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女人就是他的儿媳妇，那是因为承揽红白喜事的宴席的“理事会”多是一家子组成。

说着话“那两个”就来了，左邻右舍也陆续来帮忙了，把桌子板凳都支起摆好，开始抽烟喝茶打扑克。院子里的梧桐树顶上，连中天都已经是很耀眼的青白了。

张伟蹲在花池边上刷牙，不住地干呕，弄得眼泪哗哗的，几个昨晚在堂屋里赌博到大半夜的同学，刚从沙发上爬起来，脸色青白，魂不附体地站在北屋屋檐下，商议着各人今天的分工与职责。北屋是五间正房，隔成两个部分，爸妈住东边的三间，祖母住西边的两间。东屋是厨房，西屋是粮仓，张伟的新房在南屋，都是两间的格局。

三婶端来一大碗小饺子，足有百十个，让张伟就在南屋里吃。张伟事先被告知了风俗讲究，很想多吃几十个，觉得也能吃个五六十个，谁知才吃了十几个，就犯恶心了。实在是他这两天也没怎么吃下过饭去，就向单位请了两天事假，还没敢说回来结婚，带双休日不过四天时间，发喜帖，找婚车，定酒席，布置新房，就他自

已给自己张罗，净心焦火燎了，哪里还吃得下饭去。还有件大事时时袭上心头，挥不去地苦恼：婚后钱燕跟不跟他去省城的问题。去的话就要找工作，她一个专科生，应聘个职位谈何容易；不去可就是两地，这是两个人都不愿意过的生活——尽管钱燕的父母一再说女儿结婚后可以先住娘家，等有了合适工作再跟着女婿去太原也不迟，张伟却明白这是体谅他的苦衷，有很大的哀怜成分在里面，更加不愿意服这个输了——本来，他还欠着老丈人好几千块钱哩。

正跟小饺子较劲，同学老三带着县文化局的办公室主任来了，张伟赶紧请他坐下。主任说是奉局长命令，带着五辆红色桑塔纳给张伟接新娘用，局长中午的典礼前就到。张伟悬着的心落到了肚里。

乡下没什么像样的娱乐活动，娶媳妇嫁闺女就是狂欢节。在被推来搡去的结婚典礼上，当司仪高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张伟偷眼看了一下端坐在摆满果盘的桌子后面的双亲，想到二老为了一双儿女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半生，他们此刻花朵一般的笑脸让张伟感到揪心的疼，他使劲地瞪着眼睛，才不至于让眼泪流出来。

张伟和钱燕给父母鞠躬的时候，妹妹藏在看热闹的人丛里偷偷地抹着眼泪。

洞房花烛夜，一对新人啥也没干，紧紧地抱着睡了一夜。来

日早饭后打电话到乡里南街十字路口的公用电话亭，叫了一辆红色的面包出租车，提了一食品袋油炸面饼和一箱金家酒几条云烟，去钱燕父母家回门儿。老两口花朵般的笑容背后隐含着忧心忡忡，翁婿俩碰着杯，老丈人就开了口：“张伟啊，我和你妈商量了好几天了，你现在正在事业发展时期，可以说在太原还没站稳脚跟，再说燕儿在县里是财政工资，丢了不值当。我们的意思让燕儿先和我们住一两年，反正现在交通也方便，你可以回来，她也可以去看你。我不是逼你，过两年等你攒下点钱，我再给你们添点，好歹买下自己的房子，就让燕儿去太原照顾你，到那时候你再慢慢给她找工作。——你俩商议过这事情吗？”张伟立刻表态：“爸，妈，咱们想到一起了，我和燕儿也是这话，你们相信我，两年之内我一定让燕儿住上自己的房子，再给她找一份好工作。”

岳父老钱听了这话很高兴，跟女婿碰了一杯，对自己婆娘说：“你把那个东西拿来，给两个娃吧。”岳母似乎早就在等着这话，眯眼笑着望了女儿女婿一眼，喜滋滋地进屋了，一会儿扭着脚出来，把一张存折递给老钱。老钱接过来，打开了，像念书一样举到远处，笑呵呵地说：“张伟，我就这一个女儿，她弟弟还在上学，我这两年也不宽裕，可是当父母的一门心思都是希望儿女过得好，你给了一万八的彩礼钱，我不要——我不是卖女儿——我再给你添一万八，这是三万六的存折，你拿去吧。”张伟已经感动得强忍着不让泪水涌上眼眶，可他也没有伸手去接，而是端起酒杯说：“爸，你的心意我领了，我怎么能拿老人的钱，你放心，我会让燕儿过上

好日子的。”钱燕也眼泪汪汪地说：“爸，我们不要你的钱，他还年轻，怕过穷日子我也不跟他！”老钱依旧笑呵呵的，他自信已经把女儿和女婿的心思看清楚了一——没钱，想要，还抹不开面子——他和张伟碰了一杯，把存折又还给婆娘说：“我不管了，你给你女子吧。”婆娘接过来，依旧喜滋滋地说：“行，行，就先存到燕儿名下，将来给娃家买房子。”

岳父又和女婿伟碰了一杯，笑着说：“张伟，你和燕儿结婚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岳母打断他说：“什么半个儿，就是一个儿！”老钱大度地笑着说：“好好，一个儿。张伟，你现在不是外人了，可是我知道你是个要强的小伙子，所以我要和你把事情都说清楚了——结婚前你借我的一万块钱，还了六千，还剩四千，我今天告诉你，我不要了，加到那三万六的存折里，算我给了你小两口儿四万整……”钱燕又打断她爸，抢白道：“什么借你的钱，明明是你非要借给张伟一万么！”老钱乐呵呵地说：“对对，是我非要借给他，确实是我要借给他，我不是看到他要出书评职称这是个好事儿么。”岳母笑眯眯地补充说：“本来你爸说借给女婿的钱还还什么还？后来让张伟陆陆续续还了六千，是怕他不知道个难和易，觉得钱来得容易。”老钱又和张伟碰了一杯，笑着说：“我试过了，你是个本分的娃，心也强，我就喜欢要强的年轻人。”

此刻，张伟也不去计较谁说什么谁做什么了，终于和钱燕结了婚，他很满足，也很幸福，其他都不重要。饭后，翁婿俩喝茶谈心，之后，钱燕又拉着他去了街上的银行，把那三万六转入了钱燕

的户头。

岳母嘱托，太原的房子虽然是租来的，也要贴上“喜”字。让钱燕跟着张伟坐火车到省城住几天，贴了“喜”字再回来，其实是让他们过几天甜蜜日子。到了太原，顾不上洗把脸，小两口赶紧张罗着给门上贴喜联，钱燕像只蝴蝶，飞来飞去，把粉墙上、窗户玻璃上和床头都贴上了双喜字——这都是她妈妈特别嘱咐的。

一个星期后，张伟站在站台上送别新婚的妻子，钱燕在车窗里眼泪擦也擦不完。

第二章

考虑再三，张伟还是没有在省城请客，一来觉得毕竟在太原根底太浅，没有什么朋友圈子，也不愿意给同事和朋友添麻烦；二来到底还是传统观念，觉得婚礼是办给家乡人和父母双亲的，老家办过了也就行了。钱燕对省城两眼一抹黑，纯粹是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也就听了张伟的。可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送走钱燕的第一个周一上午，张伟正在办公室编稿子，同事安丽丽进来就嚷嚷：“小伟，真就悄悄回老家把婚结了？”

张伟眨眨眼问：“你怎么知道？！”

安丽丽就埋怨起来：“你这傻孩儿，这么大事情也没告诉领导们，刚刚我有事去找李主席，他让我问问你是不是对领导们有意

见，怎么喜糖也不给几颗？”

张伟心里倏的就是一下，没想到连文联的领导都知道了，赶紧用自己家乡的风俗来搪塞安丽丽。安丽丽瞪着大眼睛认真地听完，笑着摆手：“啥也别说了，快快快，去买喜糖给领导们挨个儿送吧。”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张伟只能照她说的办了。——他正托当年班主任的关系往母校晋阳师大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教研室调动，这个节骨眼上让文联领导有了看法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张伟提着一大袋子喜糖匆匆进大门，差点被一辆白色的小车撞到，他一下跳开，小车停住摇下车窗，露出一张俏丽的脸庞，竟然是两年前从编辑部调到实业公司的庄宁。庄宁少见地用曾经很亲昵的语气骂他：“死人，你慌慌张张干什么呢！”脸上依稀是他们刚认识时常有的灿烂笑容，张伟一时看呆，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听说张伟结婚了，庄宁有点讶异，门口说话不方便，就约他晚上一起吃饭。

依然是实业公司旗下的金元酒店，两个人选了个角落里的卡座，面对面坐着。经历了几年暧昧的“哥们儿”关系，张伟恪守着他的传统观念和道德底线，如今庄宁结婚没一年又离了婚，而张伟新婚燕尔。他们在大厅坐了很久，有不少同事在他们周围吃饭，后来他们都走了，只剩他们两个人。张伟看看空荡荡的大厅，